

## 彭師母憶聖公會家族往事

受訪者：彭葉昊平師母（下稱「彭」）、彭榮昌會吏長（下稱「會」）

訪問者：n/a（下稱「訪」）

訪問日期：2013年1月12日

---

彭：林二嫂就係劉惠靈嘅阿嫲，我阿嫲就[係]葉師太... [回憶舊人]... 我阿嫲就一路都係喺聖士提反堂。

訪：你阿媽嗰陣時係唔係女傳道嚟㗎？定係幫手工作？

彭：我都唔知佢係做乜，因為我喺尖沙咀嗰邊住嘅，我就喺聖瑪利讀嘅。佢就係呢度一人一間房，嗰間房好大。上面好大... 我阿嫲喺前面養好多兔仔，後邊住，一人一間房好大，個個都有養嘢，甚至乎養雞都得，好自由㗎，佢哋住响度...上面就住佢哋...阿婆佢哋，下面就做少年部呀...主日學呀...咁。

訪：佢哋服侍緊嘅時候住喺婦人館，定係退咗休之後住婦人館呀？

彭：收尾佢哋...唔知係唔係畢咗業...就去咗諸聖堂，有啲去第二間堂咁㗎。

訪：所以佢哋係讀緊書嘅時候住喺婦人館嘅？即讀緊神學嘅時候...？

彭：我唔知㗎，嗰陣時我哋細。我唔知，見到嗰時就咁，到時候就派晒出嚟。林二嫂呀，就去咗第二間堂咁。

訪：咁你阿嫲後尾做咩㗎？

彭：我阿嫲本來有嘢做，我哋係河南省人嚟嘅，咁就因為我哋係中國第一家信主，再追就同皇帝鬧咗交。因為...咁就初初好多美國姑娘呢...喺嗰度傾偈，就靠我阿嫲。我呀嫲嗰陣時個時代個個都紮腳㗎嘛，蝦我哋啲女人，令我哋行得唔好。我阿嫲就唔紮腳，好多嘢都唔睬你哋呢班人，唔跟你哋咁。收尾啲皇帝話點解要信外國人，信外國嘅神。我阿嫲就話，皇帝都係信佛教，我哋中國都有佛㗎，係印度嚟嘅咋嘛。咁就話你點解要搏個皇帝，咁就要追殺我哋全家，我哋幾族人就喺河南省就一路追到落去，一入到廣西邊境，就唔追嘞。因為到兩廣...係南蠻呀嘛，一捉到呢啲人就割嚟食。佢哋以為我哋已經死晒㗎喇，直至到我哋入咗廣西省就有人[捉]我哋。但係至到我爸爸返到北京讀神學，嗰陣時佢就認得，就話：『咦，呢個就係舊時嗰個話皇帝咩嗰個』咁然後我爸爸就又即刻趕住走落嚟，又走返落嚟廣東，初初就去到近住廣州叫做岡村間醫院。我爸爸當初就喺北京 medical college，即係北京醫學院嗰度讀過，咁就叫我爸爸去做副院長。做咗一輪，佢哋又認得我爸爸，即刻又追落嚟。嗰陣時香港係俾英國統治，咁就落咗嚟香港，初初就做男保羅副校長，正校長就係英國人。...所以如果學校籌款，爸爸一叫，佢哋就即刻㗎。

訪：咁你爸爸係唔係好細個就信主？跟住佢係讀神學定係讀醫科嘅嘢？

彭：收尾佢有冇讀神學我唔知道。佢去北京就跟美國人去信主，因為信主嘅緣故同政府鬧交，皇帝都可以信印度嘅佛教，咁我哋都可以信美國嘅神。

訪：咁佢嗰陣時有冇話參加邊一個宗派㗎？

彭：我唔知道啊。鍾仁立會吏長係我大姐夫。我爸爸係叫葉初生，法政牧師。…我屋企有好多人做牧師，我阿哥彭恩駿牧師。佢爸爸係葉初生法政牧師，佢阿哥係葉東山法政牧師，佢大姐夫就係鍾仁立會吏長，佢細佬就係葉西山法政牧師。

訪：係咪全部都係聖公會㗎？

彭：係，因為我哋同何明華好熟。

訪：咁頭先講到你一家同聖公會都好有淵源啊？咁係邊一個家庭開始返聖公會先？

彭：應該係我阿嫲，我阿嫲喺嶺南地區時已經跟住嗰啲姑娘入咗基督教。嗰陣時係唔係聖公會我就唔知喇，一直嚟到呢度咁。

訪：咁你阿嫲有冇喺教會做傳道人？佢有冇喺教會做？

彭：佢只係幫手做嘢，無名無譽。禮拜日就幫手搞嘢，以前就係咁樣㗎啦。我大家姐就喺廣州做接生婆，後尾結咗婚就落嚟香港。

訪：你大家姐叫咩名阿？

彭：葉生愛。

訪：你家姐喺聖士提反堂做咩多？

彭：我唔知啊。因為我後尾去二家姐尖沙嘴嗰度住，所以唔知呢度做咩。

訪：咁你係咪某啲時候可能放假先返聖士提反堂同你家姐住㗎？

彭：我就有時返廣州，因為廣州有屋吓嘛，咁我阿嫲有時要返去收租。

訪：咁你放假會唔會住聖士提反堂㗎？

彭：無啊。放假我哋周圍去㗎，有時去尖沙嘴咁。

訪：咁你成家都同聖公會好多淵源喇，你記唔記得有啲邊個有一啲特別嘅故仔啊？譬如嗰陣鍾仁立同你家姐啦，打仗嘅時候嗰陣喺香港㗎，你有冇聽佢講嗰陣喺香港嘅情況？

彭：我唔知啊，我嗰陣唔喺度，跟咗 Maryknoll Sisters，唔分宗教㗎啦，呢啲人真係叻啊，你係咩人入去住就得㗎啦，唔分咩堂。我同 Sister Mary 去咗澳門，係

一間天主教堂嚟嘅，住咗幾日，然後就同 Father Rind 入內地，去到桂林，天主教基地。後來佢去到重慶，真係上帝整定，搵咗個聖公會禮拜堂，去施恩堂，嗰陣係張凱重牧師，過幾日係按手禮，見到何會督，跟住 Miss Bennet 邀請我係嗰度住，出返嚟就係 Red Cross 度做嘢，幫人寫信，譬如有親戚無消息，就叫我哋寫信去 International Red Cross，寫返嚟，通知呢邊啲人。

訪：咁你嗰陣時都受到好多天主教人嘅幫助啦，咁都知道你中學嘅時候對天主教都係有興趣啲，後尾鍾仁立先叫你返嚟聖公會啦，咁你後尾最後點樣回歸返聖公會㗎？

彭：因為嗰陣走難聖公會接受好多難民，然後又見到好多牧師、會督，咁就返番聖公會。

訪：師母嗰陣幾多歲？

彭：嗰陣時都未夠 20 歲，所以唔知死囉！我最記得係 Sister 俾我嘅十字架，有百幾年㗎啦。

訪：咁你後尾有冇見到佢啊？

彭：冇啊，後尾寫信，搵 Maryknoll，都有晒消息。

訪：咁嗰陣時走難嘅聖公會係嗰度做咩㗎？有冇特別話照顧啲難民啲咁樣？

彭：都係普通喺禮拜堂傳教啊咁樣。重慶嗰度就唔覺，其他有嘅，方翰章牧師啦，我阿哥同學。

訪：師母你幾時再重遇返你啲阿哥家姐？

彭：嗰陣佢地一直都喺星加坡，日本仔喺嗰度嗰陣都幾慘㗎。有時佢哋捉人呢我阿哥同阿嫂瞓低喺個坑渠，好危險啊嗰陣。不過啲軍官就好好嘅，你話『我太太』咁，嗰啲官就唔搞你，佢專搵啲未結婚嘅。所以有啲男人幫人呢，啲軍官搵人，就會話個女人係佢太太，所以後來好亂啊，有啲女人就寧願嫁去做人嘅妻妾都好。

訪：咁你阿爸呢，打仗嘅時候佢喺新加坡？

彭：佢喺新加坡啊，返嚟禮拜堂咯。

訪：有冇日本仔話唔俾佢開堂啊，唔俾佢開教會呀咁？

彭：呢啲我唔知㗎。因為我阿哥嗰啲一直都喺嗰度，因為新加坡初初聖公會係嗰度好差㗎，李光耀一直喺馬來西亞大㗎嘛，佢唔識呢啲嘢㗎嘛。嗰度有啲人好慘，夜晚求其搵件衫着，日頭啊去啲舖頭搵啖飯食，我後尾同你講要講你俾一間老人院我，收留呢啲人啦，咁我擺得起囉…兩個好大，做嘅一個男嘅，仲係女嘅。每一座呢，就有成十幾間房。咁有啲就有家庭嘅，咁就收晒佢哋嗰啲人先。上海嗰邊

呢，就有啲詩班嘅朋友，佢哋知道你就幫我 call 啦，就即刻開咗主日學啊、詩班啊，咁聖公會就搞得好好呀。

訪：嗰陣係幾時？

彭：嗰啲打完仗，後尾帶住啲詩班開音樂會，籌款籌到千七蚊。我之後做 **accounting assistant**，晏晝就喺女青會食晏，女青會會長後尾又話，晏晝食完飯都有嘢做，又開一個女團。後尾保羅堂嘅詩班長又喺度食晏，跟住就問『不如嚟我個堂度幫手呀！』有時我哋個指揮黃婉文，慘啦，佢想去內地搵山歌俾我哋唱，咁因為佢阿哥呢，就喺台灣，咁所以呢啲人以為佢係間諜，斬咗頭，死得冤枉。

訪：你可唔可以講吓你屋企人同聖公會嘅淵源俾我哋聽？你大哥葉東山喺邊度做啊？

彭：我大哥喺嶺南大學讀農科讀完一年啫，何牧師就話聖約翰大學啱啱開，拉佢過去讀，話唔好讀農科，農科第日冇用㗎，讀經濟啦。

訪：咁即係葉初生你爸爸同埋葉東山你哥哥主要喺新加坡個教會做？

彭：係啊。

訪：咁係咪喺嗰度做到退休啊？

彭：我爸爸喺嗰度做到退休㗎，後尾喺廣華醫院死，葬返喺香港呢邊，我媽媽就喺新加坡。二家姐就喺澳洲死，子孫依家都喺澳洲。

訪：咁你同鍾仁立師母有冇交流？大家都係師母。

彭：嗰陣未啦，嗰陣喺度讀書咋嘛。我家姐喺聖公會小學做校長。我俾信入聖公會學校，個校長唔收，因為係牧師個女，唔使交學費。咁我咪去天主教學校囉，去咗聖瑪利，跟住就去咗庇理羅士…咁就繼續就做護士啦，嗰啲預備考試，日本仔嚟啦。嗰陣好慘呀，用舊番薯換舊金㗎，咬一啖都唔知下一啖有冇得食，你俾舊金我，睇你都傻，都有得食。嗰陣都冇所謂，總之係難民就走埋一齊。嗰陣國民黨會派錢俾我哋啲高級難民，有糖水食，次次攞完錢就去買糖水食，香港有得食㗎嘛。

訪：有一批人同你一齊走難，都係神父嚟嘅？

彭：唔係神父，係學生嚟嘅，神父就唔走啦，我哋唔知喺度做咩，咁有車，又唔駛錢，走啦！嗰陣唔識死，好玩啊！舊時邊度聽到有人話強姦呢，但係啲死日本仔唔係人咁㗎，禽獸咁。

訪：嗰陣時啲女性好受苦。

彭：嗰陣啲女性唔知嘢㗎嘛，我哋都唔知咩事。

訪：你本來已經識啊 Canon Martin 兩公婆？

彭：唔識，喺內地先識。

訪：你自己做師母難唔難啊？或者特別經驗啊？

彭：無嘢㗎，佢做嘢咋嘛。初初啲細路好細，我自己買鑊煮飯，無請人啊。

會：嗰陣佢喺聖三一堂就詩班長㗎嘛，…嗰陣無牧師屋，住喺聖三一堂個閣仔。嗰陣聖三一堂有幾個大嘅空地㗎，籃球場、足球場，好大㗎，朝頭早食早餐，就買定啲麵包。晏晝食飯就去九龍城太子道嘅餐廳食飯，一碟飯一杯嘢。夜晚呢，就有話去餐廳食，就走去窩打老道青年會個飯堂，揀 A 餐、揀 B 餐。佢哋價錢唔同，有時食吓 A 有時食吓 B。夜晚六、七點仲好早，咁點呢，就喺嗰度有圖書館坐。咁佢禮拜日青年會有晚禱，我夜晚有嘢做就會入去聽道。至於邊個講就唔記得㗎。有個女仔獨唱。散咗會之後我喺門口睇啲嘅報道，今晚講道係邊個邊個，獨唱係邊個邊個。咁獨唱人嘅名有個字我唔識，葉咩平。我唔識嗰個字，咁我就記住佢，返去禮拜堂就問人嗰個女仔嘅名，然後嗰個人就話呢個咪係我哋嘅詩班長囉。哈哈，原來讀吳字。叫葉吳平。我哋有時去九龍城食晚飯。

訪：咁嗰陣時師母唱歌係唔係好好聽㗎？

會：係有人唱所以佢唱咋嘛。就係因為唔識個字先識到佢。

彭：回歸之後第一個聖誕 **Christmas Eve**，喺電台採音，何明華就叫我哋組織個播音詩班喺電台，我 solo。

訪：點解你會學女高音嘅？

彭：我鍾意音樂嘅，我喺施恩堂嗰陣就聽張凱重啲仔女喺嗰邊學唱，咁又唱得幾好，我就去學唱。

訪：咁就變咗你強項啦，吸引埋你丈夫。咁師母有無咩難忘經驗啊？

彭：有啊，我鍾意打理晒啲細路，同埋我三個仔中學前，考晒第八級，四歲嗰個我都俾佢學琴，英國搵學校唔駛錢添。

會：聖公會最老個牧師唔係我啊，係李守正啊，喺何文田嗰間。

訪：佢細個都係聖士提反堂大㗎。

彭、會：係啊。

訪：咁你地姓葉一家，有無話下一代喺聖公會有咩事奉啊？

會：我哋子女都喺英國、美國，15 歲就離開晒我哋。

彭：佢地個個入晒浸信會啦，大仔嚟新加坡都浸信會，無緊要啊！唔好離開教會就得㗎啦。

**(訪問完)**